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第四十九回 謁叢林誠心拜懺 寓德水立志謀生

賦曰：且自人皆欲富，誰復安貧？但知計算，不憚辛勤。以致聖賢之說難傳。酷於取利，曹邴之風漸熾，貪以亡仁。既囊中之有畜，竟堂上而無親。到手金銀，即是無常厲鬼。生身父母，方為增福財神。幾句閒言敘過，書接上回。且說馮助善到了家中，聞知一往等事，甚屬難處，遂隱而不出。助善之心自有天知，豈遂隱沒無聞便無出頭之地耶。暗找了幾個相識。將一切房產托其變賣，共得百餘金。遂帶領高氏，一車而逃。逃得乾淨。馮助善深知京都不易謀生，銀錢雖厚，非老成人所能想，不若驅車南下，遂一直投向山東。

一日到了德州境界，暫寓於店中，才離天津，又臨德水，助善之所重者在德，故暫寓於德耳。再作計議夜中無聊，中懷抑鬱，難以告人。因自思道：「世界上那有我這等人，拋家舍業，不能親自以至弄的丑不可聞。是誰之過？咳，倒不如自尋一死，強其現世！」又轉念道：「想我那田氏母親，死的好苦。嘗聽人說，凶死者不得入廟。遊魂飄蕩，是為餓鬼。我不能養親之生，再不能超親之死，豈非大大的一個逆子！反胡思亂想，是何道理？」今而知人鬼關昏明界，全在一轉念間耳，閱者當猛然轉念思及其親焉庶乎可。想到這裡，遂向高氏道：「待明日早起，我問問店小二，此處有高僧沒有。非有高僧不能超拔亡人。若有高僧，我想著做個道場，放個箝口，超拔超拔父母，消除消除罪業，你道如何？」高氏道：「這倒是好事。但咱正在被難之際，並無餘錢可以作福。等著發了財，多作功德，亦無不可。」既不阻良人辦善又不念毒母舊惡，較諸私財產揚家醜者，真高遠矣。馮助善道：「你說的也是。但不知陰司苦處，一時也耐不得。總是救度父母為先。若不遭這樣事，還可少緩。他老人家死的如此不祥，一念慈祥轉禍為福。再故意遷延，於心怎過得去？於親生身上發慚愧心勇猛念，皆在一個過不去。況且發財在那裡，若將這倆錢花盡了更辦不成。人而不孝，那裡的財發？責已厚，望天薄修德俟命非君子不能。我斷斷好不了的。早晚餓死拉倒！咳，我還發財哩！」高氏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到明天就辦。至於發財不發財，不必胡想。只要改惡向善，萬無有絕路。常言說的好，『先善後惡，准惡不准善；先惡後善，准善不准惡。』你能向善，便不能不發財。常言說的又好，『天無絕人之路，人自絕之耳，』你不自絕，焉有絕路叫你走？正論高極。不必憂慮。若是有人善門路，你頭裡走，我定然要跟著。」馮助善道：「你怎麼跟著？想你婦人家有三從四德，在家從父，嫁從夫，夫死從子。你已嫁入我家，我先不孝，你從我有何好處？反給我添些罪業。」高氏道：「我怎樣給你添罪業？」馮助善道：「我不能順親。我再享婦隨之樂，這不是罪上加罪？」高氏道：「你越說越沾滯，語越沾滯，筆越活潑。不用說了。你想怎麼辦，便怎麼辦。睡點覺罷。」那馮助善左思右想，何曾睡得著？泉台隱痛，衾影抱慚。不覺天已五鼓。轉眼日出三竿。

馮助善起的身來，到了外面，向店小二道：「你們這裡有高僧沒有？」店小二道：「你老說的好和尚麼？雖尋常語，驚怪中帶出無限提撕。那可稀罕的狠。莫說吾們這裡，南京到北京，那有出奇僧。官僧拜天地，女僧抱外甥。雖世俗語，戲謔中寫出無限警教。你老就沒有聽見這幾句話麼？」馮助善道：「這是說的麼話！天下都是一般而論的麼？有好的就有歹的。那修行和尚，也多的狠。」店小二道：「修行的卻有，不可在這裡。」馮助善道：「何處有呢？」店小二道：「西天有個如來佛，南海有個觀世音。其餘的地方，沒有沒有。」說著又拍手道：「沒有沒有！」如來觀音皆人也，而後之學者，不能及其成之高，無怪人之拍手大笑。馮助善聽店小二的話，便自思道：「龜頭蝦蟆眼，不是好東西，一句正經話沒有。」在助善耳中，不作正經話聽，在作者口中，未嘗不作正經話說。

說話之間，從櫃屋中出來一人，年有五十餘歲，向馮助善道：「你老和那個東西說甚麼話。你老問高僧作甚麼？」馮助善以實相告。那店家道：「這裡雖然沒有高僧，也有幾個奔修行的，城內有一永慶寺。老和尚法名廣通，廣度眾生，通明佛法。甚是正經。心正守經，便算好僧。他有幾個徒弟，也不甚離弦，遠處也有。不若這裡便宜。」馮助善聞此，拱手謝過。遂到了屋中，告知高氏。拿了幾百錢，買了些紙馬、香鏢，便進城尋永慶寺而來。

及至到了寺外，不敢擅進。等了片時，出來兩個小沙彌，手提茶壺，想是買茶去。馮助善向前拱手道：「小師傅要向何往？」一個沙彌答道：「你看我拿著茶壺，還作甚麼去呢？你這就是明知故問。」馮助善道：「想是買茶去了？」答道：「我卻是打酒去。」馮助善道：「怎麼拿茶壺打酒？」答道：「這個壺大呀不，少了不敷喝的。」你莫拿真話，當瞎話說。馮助善道：「真打酒去麼？」那一沙彌道：「你聽他說哩！他是合你鬧玩。」與護國寺沙彌大相懸殊。馮助善道：「一而不識，怎麼鬧起玩來？」兩沙彌同笑道：「俺倒茶去了。」說著便跑，馮助善只得再等著。不時，那小沙彌提茶回來。向馮助善道：「你怎麼還在這裡？」馮助善道：「我特來參拜老師傅。煩二位通報一聲。」一沙彌道：「拿了門包禮來沒有？」馮助善道：「出家人怎麼動不動的要錢？」答道：「俺出家人吃十方，穿十方，你就不知道麼？」那一沙彌道：「你老不用合他說話，跟我來罷。」忽然來了好人。馮助善便跟著進去。前沙彌道：「爾這克是那裡的？」後沙彌道：「你怎麼這麼討人嫌！你說客好哇不？」前沙彌道：「俺偏要說切！」克制客感，是金鍾傳切實工夫，曰克，曰客，曰切，作者皆有深心，慎勿忽過。馮助善道：「天津來的。」前沙彌道：「吾說怎麼皆皆泣泣的。」馮助善道：「你這個小師傅，實在是淘氣。」說著已到禪院。

前沙彌高聲道：「師爺爺呀，有客來了！」內有人答道：「什麼東西？」前沙彌道：「天津的個人呢！」摹寫處形神俱露。內有人急道：「好可惡，好可惡！」說著，便迎出門來。見馮助善便合掌道：「請禪堂裡坐，這些孩子，實在是可惡，不用理他！」馮助善見那和尚說此，便深深一揖道：「這個小師傅，早晚定然不錯，甚是精明。」和尚道：「貧嘴掛搭舌的，何曾有點出息！」馮助善道：「老和尚可開開殿門。拜過了佛，再來敘話。」那和尚聞此，遂引馮助善進了大殿。叩頭的叩頭，敲磬的敲磬。等時拜畢，馮助善又頂禮那和尚。和尚忙還禮道：「彌陀佛彌陀佛，佛家收去了。」說著便攜馮助善手，同入禪堂，分賓主落座。獻茶已畢，馮助善道：「請教老和尚貴上下？」答道：「法名廣通。領教先生高姓大名？」馮助善以實相告，並告明來意。廣通道：「馮先生言及於此，貧僧情願效力。不知先生意中是專於唸經，是專於拜懺，還是經懺兼行？」馮助善道：「有利亡人者便好。世之鑄鼓喧喧不齊不戒，不惟無益亡人，反加罪亡人矣。還求老和尚慈悲示下。」廣通道：「唸經之力緩，拜利之力急。緩者力大，急者利小。若欲於急中求大利益莫高於大悲懺。法力無邊，死者受益，非助善心誠求之，其誰得領廣通之高教。馮先生以為何如？」馮助善道：「如此便拜大悲懺。」廣通道：「請教設壇何處？」馮助善道：「初到貴地，無有便處，即在寺中罷。設壇一切花費，俱在經禮中取齊就是了。」廣通道：「說甚麼經禮呢。」俗流和尚，以經懺作生涯，獨廣通則不在此。馮助善道：「不言經禮，弟倒難處。」這時從旁閃過一個和尚，向馮助善道：「請教設幾天壇呢？」馮助善道：「多則幾日，少則幾日呢？」廣通道：「多則七日，少則三日，就是一天亦無不可。」馮助善道：「如此便設七天罷。」旁一和尚道：「寺中人們不足其數，還須外聘。雖是佛法，不可捉取錢寶，然於善主爺們，亦過意不去。事過之後，多也不好，少也不好，反覺兩難。常言說的好，『先小人，後君子』，倒也不錯。」廣通道：「何須如此。在寺中拜懺，馮先生多具冥資，拔濟亡人就是了。不然擺幾次齋供，大家同作功德，豈不更好？」馮助善道：「壇上應用物件，即乞說明，以便備辦。」廣通道：「無甚可用，僅用香油燈二盞，香一爐，清泉水三杯。至於供養等物，那卻不拘，總不若在十供養中摘取為妙。若能十樣俱足，更妙不可言矣。」十供俱足算修全福。馮助善道：「何為十供養？」廣通屈指道：「香句、花句、燈句、涂句、果句、茶句、食句、寶句、珠句、衣句，這不是十樣麼？」馮助善道：「這十樣卻可俱足。但不知每樣須用多少？」馮助善說畢，旁者欲言，廣通忙道：「無須乎多，只借此以表誠敬而已。」禮煩則濫。惟潔誠可以通神。馮助善道：「還用何物呢？」廣通道：「如從權辦，便無他物。若如法辦，須用五彩絨線，界方丈為清淨地，壇外者概不准入。方丈之中，須用香泥塗地。除此之外，無他用矣。」馮助善道：「如法辦理倒覺誠敬。如法辦，誠心也，即孝心也。」

其敬佛者，正其敬父母之誠心也。至於從權一說，總算苟且塞責。餘回店即當備辦一切，僱人送到。上壇的師傅們，必然是用素齋了。」廣通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馮助善即拱手告辭。

回到店中，告知高氏，將所帶銀兩換了幾百吊錢，置辦拜懺應用及素齋等物，僱人挑送永慶寺中。廣通查收畢，訂了開經日期。馮助善遂在城中賃了一所房子，將高氏接入城中。夫婦到了拜懺之期，早去晚回，甚屬誠敬。和尚們也不敢少錯。話不多敘，轉眼已是圓滿。是日夜定，大放餞口，諸事完畢。馮助善送到經資六十吊，為後母身上誰能捨得。向廣通拱手道：「行李空虛，不堪言敬，各奉薄儀，少時心。」廣通總不肯接。推辭再三方收下。道：「馮先生既堅執垂賜，焉敢不領。小和尚們，謝謝馮先生。」眾和尚聞言，一齊拜謝。馮助善自然相陪。周旋已畢，天將五鼓。馮助善方告辭回寓。不覺沉沉睡去。心願既了夢寐自清。忽夢見馮田氏身帶枷鎖，來至面前。道：「為娘悔無及矣。吾兒孝心，感動神靈，為娘借力出苦，今將往生矣。」說畢，珠淚雙流。淚從愧心中流出滴滴皆真，始悔從前之假哭不可。馮助善見馮田氏枷鎖情狀，不覺兩手撲去，放聲大哭，一夢遂醒。醒後酸痛不已。高氏亦被驚醒。夫婦問答之間，竟是兩夢相同。前者黃心齋割股療病純孝格天，能挽陶氏危病速愈，馬陶兩家兩夢巧符。今有馮助善誠心拜懺至孝感神，能救田氏冥苦得脫，夫婦二人兩夢巧合。其遭後母之變不同，其盡孝則一也。適足見人有孝思，即與天地默相感通，一默成心，千古難沒，前後孝跡，遙遙相為對照。

次日起的身來，馮助善自思道：「經資花費一百餘吊，還有二百餘吊，能盤費幾時？總得想個生財之道，方為久遠之計。自己想了半天，也拿不定主意，便與高氏商酌。高氏低頭暗想，不知想個甚麼生涯，可聽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嘗思孝為庸行常道也。有其常即有其變，論常而不論變，則孝道終有所未備。變乎常以曲盡其孝者，於黃心齋孝感天地之外，又得一馮助善焉。馮田氏因奸被戕，夫婦之情絕，母子之分亡矣。亦投畀豺虎，投畀有此之列已耳。金鍾傳即補孝經之遺，又安得以孝不孝責馮助善哉。乃馮助善覺有不安於己心者焉。夫不安於己心，即不安於父心。不安於父心，即不合於天理，天下惟合乎天理之正，即乎人心之安者，方可謂之孝乃得謂之人。不能化田氏於生前，已為孝子所深痛。不能安父心於死後，又為孝思所難已。馮助善蓋有見於此，故為凱風之可磯不為小弁之愈疏。其避德州也與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之義合。其拜經懺也，也乾父之蠱。蓋前人愆之義，合超拔田氏，正所以妥父母之先靈也。君子曰，此變乎常以補其孝之未至者也，其孝可謂深至矣，彼椿萱並茂當及時以盡其孝者，烏可自蹈不孝，而抱愧於昊天之恩極也哉。

理注：

賦曰大義教勿貪求名利，以行孝為主。且說馮助善回家，折變家產，夜間逃走。順河逆水，到了德州，參拜廣通，誠心拜懺，拔濟先亡，是性懺悔，自性通達，是進善地步。拜懺之後，亡母超升淨土，是惡念淨盡，後居常寂光土，實是大孝。前有黃心齋，孝感天地，次有馮助善，孝感亡母，得升是前際不生後念不緒，心常空寂又求廣通指示。台頭寺得遇黃興，方到至善之地也。

偈雲：

助善孝母得超升，至此惡念永不生。